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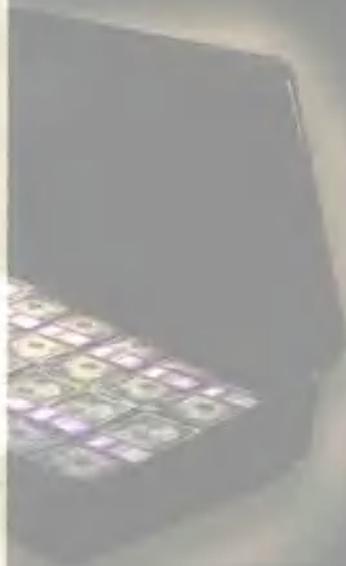


特别敏感话题

王亚平 / 著

贪官灰色收入

非常调查



中国

社

王亚平 / 著

非常 调查

贪官灰色收入

中国新闻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慧强

封面设计:木子

非常调查

王亚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 印刷

498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5印张 2插页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104-01000-9/1·431 全二册定价:39.80元

DH34/178

目 录

第一章 贪官的发明创造 1

灰色收入及其来历和概念，以及官员、老板、明星的灰色收入的不同种类。官员的灰色收入是送的，老板的灰色收入是“割”进的，明星的灰色收入是唱和踢出来的。“鬼子”进庄，各有各的高招。

第二章 灰色富有阶层 34

北京大学有 100 名大学生曾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发现 75% 的人对暴富阶层极为不满。这伙人已成为改革的阻力派。

第三章 中国官员谈灰色收入 87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中顾委副秘书长、国家人事部副部长等中国高级官员，从不同的角度谈灰色收入问题。中央不断三令五申，可就是屡禁不绝。

第四章 美国官员的灰色收入 103

美国官员事实上也是有灰色收入的，为了保证官员的特权，国家给高级官员规定可以享受收取灰色收入的特权，这就是美国官员拥有的“特许权”。

第五章 封建官员的灰色收入 117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员一直存在着惊人的灰色收入。参与商事，放粮放贷，占有土地，倒卖盐铁，甚至包括以子女名义开商号。

第六章 旧京官的灰色收入 130

京官是贪，但接近天子，可以仗手中权力进行各种非法交易，甚至买卖官爵，里通外国，勾结豪绅，那接受贿赂的手段更是超出凡人的想象。

第七章 活水化的官员小金库 158

从来官不打送礼的，所不同的是有的收，有的拒收；这收也是心态万千，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收得好，收得巧，相安无事；收不好，收不巧，收砸了，会把自己收进“局子”里去。收也是门艺术。

第八章 轻轻一点自如进帐 169

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第三次……胆子越收越大，胃口越收越大，手段越收越黑，方式越收越巧。某首长秘书给人办事，在餐桌上明告来人：儿子明天结婚必须今天

赶回，失陪了。晚上3万元进账，一点不显紧张，轻松得很。

第九章 官越大可能越“灰” 184

见了漂亮女人，眼睛都直了，送多少钱全部笑纳，连人一块收下。这是副省长的“情人互相馈赠”理论。钱美，人更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第十章 嘴啃骨头受人调遣 201

如今无论办什么事，只要求人就要送礼送钱，要会送，送人需要的东西，不需要送也白送。周北方看准安全局长李敏只会当官而缺包的弱点给他一次送40万港币，吓傻了眼，昏了头，像狗一样嘴啃骨头受人调遣。

第十一章 送钱的是大爷收钱的是孙子 229

先套近乎，投石问路。这是送礼人常用的手段。而收钱的官员，有小就有大，习以为常，全没了警惕。不收白不收，只要为人办事，不敢怠慢。送钱的是孙子，收钱的是大爷。一旦收下，收钱的反成了孙子，送钱的倒成了大爷。

第十二章 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265

无论是什么人，收了别人的钱，第一个念头是防止被人举报。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婊子好当，牌坊立起来却要用一番苦心。不打收条已成历史，说话又怕对方录音，只好

用“嗯”来代替,像打哑语一样,收得很累。

第十三章 灰色厚盾包养泰国情妇…………… 284

有了灰色收入干什么?贪官的灰色收入全花在玩女人和“二奶”身上,其实补家之用的只是一点点。“工程大王”包养10个泰国情妇。几日没有灰色收入,连房钱也交不起。他占有灰色收入的绝招是“批项目款”,堂皇得很,也大手得很。

第十四章 举报:无奈的选择…………… 318

小心举报,世上有些人也很毒,想办事总不想花钱,想同样收钱也同样的不想给人办事。这种人最遭人恨,很容易被人举报。东方市的市长收入8万元,不给办事,尾巴被揪,遭受举报,牵出重案。

第十五章 让阳光照进官员的钱袋…………… 373

官员收入必须公开,这已是反腐败的一个成功经验。但是公开又有一个如何公开的问题,不敢见阳光,还是遮遮掩掩,还不如不公开。有些官员怕见阳光,还是心中有鬼,或作了手脚。了解官员的钱袋,这是百姓的知情权。

第十六章 高价征稿贪官不宜…………… 399

建议出本《灰色收入收取技巧》和《灰色收入技巧大全》,肯定好卖。有识之士,不妨与王宝森联系,联系电话是:14145454。联系地址是:野山坡。

第十七章 全国贪官灰色收入调查…………… 445

第一章

贪官的发明创造

灰色收入及其来历和概念,以及官员、老板、明星的灰色收入的不同种类。官员的灰色收入是送的,老板的灰色收入是“割”进的,明星的灰色收入是唱和踢出来的。“鬼子”进庄,各有各的高招。

滥用权力的负效应

灰色收入这个提法,最早还是出自于前哈市市长朱胜文之口。

有一次,办案人员查到朱胜文有 360 多万元款项来历不明,问他:

“这是什么钱?”

朱胜文讲:“灰色收入。”

“何为灰色收入?”

“别人看望送的。”

“这是不是贿赂？”

“我理解不是，贿赂是权钱交易，灰色收入没有权钱交易。”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但是他由此留下灰色收入的说法，成为贪官的一个发明。

灰色收入，本身就包含有权钱交易，人家还不是看你是市长才送钱，怎么不送给老百姓呢？

权力，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范畴。西方学者顿纳斯·H·隆认为：“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克特·W·巴克认为，权力是“在个人或团体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的形势下执行强制性的控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他援引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加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还有人认为“权力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其实，任何一个权力定义都有特定的角度。此处，笔者从当今中国的客观实际和本节讨论的主题出发，把权力定义为人们对于公共所有的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实际支配能力。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的管理而言，其他诸如家长对于家庭劳动力^a和家有生产资料的支配，不属于这个范畴。

依据上述规定，我国城乡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无疑属于权力者阶层。除此之外，某些供职于人事、财物和经济资源等

管理机构的一般职员,对于管辖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也往往具有或多或少的支配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发挥的实际支配作用超过了一部分上级领导。民间流传的“县官不如现管”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这种现象的流行导致了所谓权力的泛化。于是,我们在分析权力的拥有者时,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领导干部,也应该包括那些对公共资源具有一定实际支配力的普通公职人员。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各级干部和各类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行使权力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益,使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不能动用公共权力达到个人非法致富的目的。但是,由于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由于相当大一部分公共权力尚未受到严格约束,在当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里,某些干部和公职人员昧着良心以权谋私,发家致富。于是,权力成了他们率先致富的重要资源和催化剂。据有关学者调查分析,在当今农村的先富者中,干部或干部的家属、亲戚要占一半以上。就笔者观察到的范围而言,所占比例更高一些。在城镇社区的先富者行列里也有相当数量的掌权者以及与权力具有密切联系的各色人等。我们并不否认权力阶层的素质优势对其率先致富的促进作用,但是,大量事实表明,某些握有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及其亲属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才暴富起的。

1. 贪污、受贿

贪污、受贿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私有制初期。解放以前,国民党官员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最终导致了政权覆灭。所以,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受贿运动。此后几十年,党和政府一直宣传贪污、受

贿是犯罪行为,因此而受到制裁者时有所闻。然而,近十几年来,在各显神通率先致富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置法律威严于不顾,试图通过贪污、受贿捷足先登。据《中国检察报》报道,1994年1—5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罪案1.6万多件,比上年同期增长92.7%。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8099件,占50.3%。1995年1—3月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罪案1.1万多件,其中大案6025件,比上年同期增加13.9%。

根据已经揭露出的事实来看,贪污受贿者遍布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例如,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51.3万元;另有金戒指一枚,录像机一台,价值1.4万元的红木桌椅一套;还有16.8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梨园矿务局局长范干朝贪污、受贿、公款私用总计43.9万元,收受业务关系户金戒指、金项链价值6400多元,另外还有7.7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近几年,司法机关先后查处的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秘书长、公安局长等人受贿案,等等,也是极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大案要案的典型。

在国有、集体亏损企业存在着“穷庙富方丈”现象。例如,原广东省天龙集团公司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总经理谢鹤亭在任职期间却先后31次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挪用公款1023万港币元,成为广东省查处的个人犯罪数额最大的一宗贪污案。原湖南电视机厂厂长张绪泉在任职期间毫无顾虑地大肆侵吞公款,贪污受贿金额达40多万元,使该厂由原来的利税大户陷入了严重亏损、举步维艰的境地。原安徽省淮南蓄电池总厂厂长刘玉振不择手段贪污、

侵吞公款 44 万元,把一个前景看好的企业蛀成“空壳”,亏损 637 万元。

金融系统以及掌管经济资源的部门是近年贪污受贿案件的高发区,所揭露出的犯罪事实实在触目惊心。例如,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微机记帐员史彪于 1991 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18 日的三个多月间,采取隐匿真实凭证、伪造凭证等手法获取赃款 110 万元。河南省巩义市原建设银行行长王永平任职不到两年就受贿 106.7 万元。原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郭子文在 1993 年 3—6 月的短短三个月内贪污受贿公款 180 余万元。曾任锦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赵国利,在为单位创收、办经济实体的 8 个多月内(从 1993 年 2 月 2 日至 10 月 10 日)利用职务之便,共贪污侵吞公款 2019 余万元。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受贿人民币 480 多万元、美金 78 万元,创下了建国以来最大受贿案的“纪录”。38 岁的曾利华,原系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兼广州公司经理,1991 年 5 月至翌年 12 月间,利用职权,乘其所主管的单位与港商、外商合作经营房地产项目之机,向多个港商、外商索贿受贿人民币 546 万元、港币 200 多万元、美金 3.2 万元、外国护照一本(外商用 15 万元购得)、价值 2 万余元的劳力士女装手表一块,等等。

在农村,据典型调查,湖北省某县 26% 的村党支部书记、34% 的村委会主任、45% 的村民组长有贪污挪用集体资金问题。河南省平舆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利用职权大肆捞取钱财而成为拥有存款 52 万元的暴发户。

2. 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

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或者简称为“权力经商”是国

人深恶痛绝的现象,党和政府也多次发文禁止这种现象的滋生蔓延。然而,由于它能使一些人大发横财,故利用权力经商者为数不少。他们惯用的手段,一是倒卖“批件”。北京和各地都有一批大大小小的权力分子勾结不法之徒,从事倒卖进出口许可证的活动,滚滚金钱便从企业流入了他们的口袋。二是主要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们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两种价格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就高达4000亿元左右,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式“寻租者”手中。三是炒股票。一些握有权力的不法徒利用新生股市管理不规范的机会,挪用公款炒个人股,炒法人股或者私分原始股,获取私利。甚至有的人利用职权公然向企业索要股票,稳赚大钱。四是炒房地产。有些人依仗权势廉价购进土地,然后哄抬地价,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此外,炒货币、炒企业等等也是某些人滥用职权获取私利的惯用手段。

3. 依仗职权假公肥私

这也是某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越轨致富的一种手段,并且相当普遍。据《每周文摘》1995年10月24日报道,当前,在农村于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种在公家的船上掌舵,在自家的船上撑篙的现象。据某乡调查,这种“挂公职、营肥私”人约占乡村干部总数的10%,有的地方比例还要高些,形成了农村经济生活中一股损公肥私的暗流。其突出表现:一是厂边办厂。例如,某村办有一五金加工厂,利润颇丰,厂长便让其小舅子申办了同类私营企业。从此,该私营企业的加工活由村办厂揽,物资由村办厂垫,资金向村办厂借,而村办厂

收入却全部进入了私营企业账户,这位厂长的小舅子一年收入10多万元。二是“配套经济”。一些乡村干部和集体企业负责人,让自己的家属、子女出面,在自己身边开办饭店、商店或经营部等。平时来人招待,“肥水不流外人田”。某村主任兼企业总经理,村企业每年夏季冷饮、冬季年货、全年劳保用品,都让老婆的商店进货后发放,质次价高赚头大,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入村主任家的钱袋。

类似现象在城镇社区同样存在,例如,1996年12月20日《法制日报》披露,山西省灵石县原国有燃料公司经理毛玉新以改革为由,让儿子毛剑飞承包公司下属的石油供应站,两年后又成立了主营石油供应的私营企业。毛玉新经常动用自己主管的国有燃料公司的人员、车辆、资金和业务关系等资源,无偿为儿子的私营企业服务,并先后将100多万元国有资产转到儿子的私企帐户,连他本人也最终辞掉了国企职务,摇身一变当上了其子兴办的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主管的国有燃料公司却由盈利变为亏损,职工放假,工资停发。更为严重的是,职工们多次上访都收效甚微。

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关人士测算,1982—1992年间,我国国有资产流失大约为50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有权力的公职人员腰包。

总之,通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和依仗职权假公肥私等手段聚敛财富,是某些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得以暴富的重要原因,并使中国居民的贫富分化带有了某些不合理因素,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

4. 国有企业里的“大款”与“蛀虫”

除了上面提到双轨制产生租金收入外,我国还有一个领域容易形成权钱交易,那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

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初步统计,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间,国有资产流失达5000多亿元,其中竟有3300亿元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

这些国有资产流失到谁家去了?其实,流失这个词并不准确,国有资产是物,是钱,它是不会自动流失走的。有的被偷走了,有的被拿走了,有的被私分了,有的被贪污了,有的白白浪费了。“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东北一家有色金属大厂,清仓时发现少了3460号铜,价值数千万元,竟不知什么时候丢的!也不知是怎样丢的!

一家万人造纸企业,建厂时间不短,生产水平不算低,但管理上的粗放却令人吃惊,竟有4亿元应收应付款找不到主;应收的不知找谁去收,应付的不知找谁去付。

在每年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等大案中,国有企业里最多。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隐形富翁是难以查处的,即利用公家的物资、利用公家的钱赚钱,风险是公家的,盈利是自己的。这种方式现在还有“小集团化”的趋势,这就更隐蔽了。

据报载,上海一家年销售额数亿元、有职工3000人的家电公司,因为公司财务主任私盖了几枚公章而陷入濒临破产的困境。1993年1月至8月,公司28岁的财务主任严骅利用掌握单位公章及法人章的便利,瞒过领导,私自从银行借贷1690万余元转入其“义兄”——中外合资上海梦里来高级时装公司和梦园实业公司总经理孙不的帐户,用于经营及炒股。据悉,孙的梦里来公司已倒闭,无力还清上述钱款,家电公司无法实现其债权。

像这种利用公款私人做生意、炒股、炒房地产的现象大有蔓延之势。现在报纸上披露出来的,一般是出了问题的,若不出问题,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有人把这些美其名曰“时间差”。少则千元、万元,多则十万、百万。那些炒股大户室里一些人大把大把的钞票来历不明,不少就是公款。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这个主体像是一些人的“唐僧肉”,想咬就可咬一口。过去国有企业的帐目是“统收统支”,漏洞相当少,大企业修建一个厕所,都得写申请报告。再加上那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国有资产的流失就相当少,不像现在全国一天就要流失1个亿。现在企业自主权大了,但产权并没有界定清楚。公司财产是大家的,某人拿走一点原材料(顺手牵羊),摊到我身上可能就像一根毫毛了。别人不管,我为什么要管呢?这就是隐形收入有一部分是实物化的。别小看这实物化部分,它可以是一个无底洞。一些“公仆”工资单上的收入并不比一般老百姓高多少,但他有私房、有摩托车、有冰箱、有彩电;一些“公仆”没有私车(即自己掏钱购买),但实际上比拥有私车的私营业主更潇洒,他可以“拥有”免费的司机,他可以不考虑油耗的多少,他也不管维修费的高低,他可以乘车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他可以经常更换车型,车越坐越豪华。湖北谷城县的“县老爷”们3年更换了3次车,百万富翁们也没他们潇洒。据国家控办统计数字披露,1993年全国公款购买小汽车耗资达1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37%。这笔巨额资金是建国以来我国汽车工业投资总额的1倍多,或者可以用于兴建12个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有人算过一笔帐:一辆小车即使不计购置费和折旧费,光算油费、修理费、保险费、养路费及其它费用,一年就要开支2万元左右。乙县是个人口不到25万的小县,拥有各种大小车辆近

400 辆,仅小车一项开支每年就达 800 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1/3 以上。公车私用人们已司空见惯,算不上新闻了,倒是公车不私用才算新闻。

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中型饭店中,有 60—70% 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宴请。以保守的态度估算,全国用于公款宴请的费用高达 800 亿元之巨。

公烟私抽。报载, B 省某工区 1991 年高档烟销售高达 2.3 亿元,其中 80% 是公款购买。仅此一项每年就烧掉 1.8 亿元,而当年该地区财政入库也才 3.9 亿元。

公费电话。某单位曾统计过长途电话的构成情况,结果纯私事的约占三成以上。有个人算过一笔帐,若行政事业单位中有 5% 的人每月打 3 次电话,那么一年中仅广东省就无偿给职工电话费 4000 万元以上。

此外还有“公款送礼”、“公费上学”、“公款私存”、“公费旅游”、“集团消费”,还有各种各样的“公款消费”。

1994 年 7 月 27 日下午 3 时,泰国华侨实业家陈世贤先生乘上从汕头飞往北京的班机,在一等舱里,听到邻座两青年一段他极不愿意听到的对话。

“最近怎么样?”

“不行,输了很多钱。”

“怕什么,阿公(公家)的钱,又不是你们自己的。”

“情况不同了。卡拉 OK,小姐们都赚不到我们的钱了。”

“那你们不是一样坐头等舱,一样坐奔驰 500 吗?刚才送你们来机场的奔驰多少钱一辆?”

“100 多万嘛。”

“买车就是 100 多万,还说什么没有。”

“心情不好,不是没钱。找小姐不过是一万几万的小事。”